



大同日报
报案

麦色入骨，是土地在血脉里缓缓
洒染的印记。这颜色，是阳光吻过大地后沉淀的暖金，是生命饱吸了光热后呈现的饱满。它不仅仅是一种介于黄与棕之间的自然暖调，更是一种象征——绿色田野上摇曳的希望，沉甸甸谷粒里蕴藏的光明，劳作汗水里蒸腾的温暖，以及大地对耕耘者无言而深沉的馈赠。它是老农古铜色面庞上的光泽，是孩童奔跑在田埂上健康肌肤的底色，是家园里那堵温暖墙面的宁静，亦是大地母亲最本真的胎记，承载着最朴素的愿景与生生不息的力量。

拾荒

那是我七八岁的时候，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家住在城郊接合处，整个生产队每家都是不多的几亩地，且主要用于种植蔬菜供应县城所需，种小麦、玉米的少得可怜的巴掌大薄田，实在不够一大家子人的果腹之需。夏收刚过，还未成家的三个姐姐与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打算去城南十多公里别的生产队的田垄里“拾秋”。出于好奇抑或是好玩儿，我欣欣然尾随其后，二姐几次呵斥让我回家，我当时不知就里，后来才明白，姐姐们是怕让我受了累，被父母知道了责怪。

太阳毒辣辣悬在头顶，空气中热浪蒸腾。人多且一路闲聊着，倒也没觉得路途的遥远和疲乏。远远就看到麦茬地里，早已聚集了许多像我们一样瘦削的身影，其中不乏穿着明显有别于我们的城里人，我甚至认出了两位城里的同学。

散落的麦穗是麦色的诱惑，那浅金里藏着填饱肚子的指望。同来的哥哥姐姐们非常默契地立马闭嘴，快速地在其实猎物设剩几颗的干裂土地上行动起来。突然一声呼喝在耳边炸响：“来人了！快跑啊！”人影倏忽散开，如同炸裂的蜂群。不知来的是队干部还是维护治安的民兵或是别的什么人，人群四散惊逃，我也被裹挟其中，心口狂跳如擂鼓，喉咙干得发痛，竟也还记得回头要护住姐姐们。仓皇奔逃间，脚下麦茬绊人，我被狠狠摔了出去，裤子“刺啦”一声撕裂，火辣辣的疼立刻钻心而来。姐姐们一把拽起我，干瘦的臂膀此时竟出奇有力，她们面颊紧绷，眼神里却无半点慌乱，死死攥着那点可怜的麦穗，护着手中的面袋子或由旧衬衣后襟苦着的窟子。

归途漫长，我拖着擦破的腿，一路跌撞。到家时，好像已经得知了坏消息的父母迎上来，目光里溢满了心疼与无言的沉重。姐姐们却展露出小小的胜利笑容，将拾回的那捧浅金色的希望仔细归拢。后来和小伙伴们说起这次遭遇，大家竟没有嘲笑，反而七嘴

麦 色

丁万兵

八舌，争相诉说自己或家人拾荒时被追赶的经历。第一次觉得心口像被麦芒刺过一般——生活坚硬的棱角，猝不及防撞进了一个懵懂孩童的眼底。那麦穗的颜色，连同膝盖的刺痛，成了那个年代刻入骨髓的第一抹麦色记忆。

麦场

十年弹指一挥间，十八岁的我从师范毕业后当起了老师。感觉每年都是刚放暑假不几天，就恰逢家里开镰收割。我握着镰刀笨拙不堪，三哥怕我一镰刀搂过去把不准把腿给伤了，就让我跟在别人身后，从捆扎麦子开始“实习”操练。金色的麦浪在眼前翻滚，日光如熔金倾泻。弯腰，拢抱，捆紧，头一年冬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根根手搓出来的麦草绳勒进掌心。汗水如溪流从额角滚落，滑进眼里，刺得生疼，咸涩的滋味直冲喉头。腰背早已酸沉得仿佛折成了锐角，却丝毫不敢停歇——前面割麦的人，镰刀挥舞，如热风里的流水一般向前滑去，而我则唯恐被丢下，成为麦地里的笑柄。一个夏天下来，胳膊和小腿都晒成了深深的麦色，那是阳光与土地共同锻造的，属于农人的健康烙印。

麦收时节，人情是凝成汗水的黏合剂，家家户户你帮我，我助你。壮实的汉子们挑起小山似的麦捆子，喊着号子，步履沉稳地装进驴车运往麦场，再一捆捆挑飞码成高高的垛子。到现在我还记得酷暑的夜晚，和比自己小的男孩子们一起下夜时，唱歌、吹牛、夸自己学习好成绩好的情景。空旷无垠的麦场，巨大的麦垛在月光下投下浓黑的影子，四周寂静得只闻虫鸣。深沉的夜色里，心头总不免掠过一丝怯意，尤其当风扫过麦垛发出呜呜声响时。我便故意抬高嗓门，吹嘘自己胆子如何大，读过多少书，知道多少外面世界的事，以此驱散那点莫名的恐惧。看着他们无忧无虑地追逐打闹，在麦场间捉迷藏，我那点小小的虚荣和自夸带来的安慰，与他们的单纯快乐交织在一起，成了那个夏夜独特的体验。夜风清凉，疲惫似乎也轻了些许。

轮到我家打场时，凭着素日积攒的人情，场上竟聚起几十号壮劳力。推麦、抖麦，牲口拉着石碾吱呀呀碾过。起麦草，再碾，再收拢。待到起回时，汉子们排开阵势，木锨高高扬起饱满的麦粒，划出一道道金黄的弧线，麦

壳随风飘远，沉甸甸的麦粒瀑布般泻落。女人们则在周边小心翼翼地拿着扫把一遍遍掠去杂物，让麦粒渐渐堆成小山，深沉的麦色里沉淀着太阳的热量，闪耀着土地最慷慨的馈赠。每条麻袋都灌得滚圆，一上秤几乎都足有上百公斤重。虽然此时众人早已饥肠辘辘，却偏要在麻袋前比试一番力气。黝黑健硕的脊梁弯下，一声低吼，沉重的麻袋被稳稳背起，脚步坚实。一张张被阳光反复亲吻，呈现出深浓麦色的汗涔涔的脸上，疲惫遮不住那份质朴的豪情与爽朗的笑声——那是筋骨里迸发出的，属于土地与劳作的雄浑颂歌。那深浓的麦色，是汗水一遍遍冲刷、阳光一天天曝晒的结晶，是融入血脉的农人本色。它不仅仅是皮肤的色泽，更是一种印记，一种无声的勋章。它粗粝、深厚，带着汗水的咸涩和阳光的灼热，却透着一股岩石般的坚韧和沉甸甸的满足。看着那一张张麦色的笑脸，我仿佛触摸到了土地最真实的脉搏。

屏前

去年夏日，我因采风行至昌吉市乡野，极目望去，田畴广袤，如巨大的绿色棋盘铺展至天际。麦田或翠如碧玉，或浓似重墨，或已悄然染上几缕初熟的麦色金痕，一望无垠。我奇怪，这无垠的绿意里，竟罕见农人的身影。田埂边，一架无人机正低空掠过麦田，发出轻微的嗡嗡，如同沉默而高效的牧蜂人，精准地喷洒着什么。不远处，一位穿着干净工装裤、戴着遮阳帽的同龄人，正低头看着手机屏幕。我走近打招呼：“老哥，忙着呢？这大家伙飞得真稳当！”他抬起头，露出一张被晒成麦色的脸庞，笑容爽朗：“是啊，现在种地，靠这个！施肥打药，手机上点点就成！”他擦了把汗，那手臂的肤色也是漂亮的麦色，透着长年户外劳作的痕迹，却没了当年那种被烈日灼伤的黝黑与皴裂。“你看这地，春天有大播种机，突突突一天几百亩；浇水，手机遥控阀门；除草除虫，它（指指无人机）包了。就等着麦子熟了，‘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一来，轰隆隆几个来回，麦粒直接进仓，秸秆打成捆，利索得很！”“那家里其他人呢？都忙别的去了？”我问。“可不！”老哥把手机屏幕朝我晃了晃，上面是实时农田监控画面，“儿子媳妇在城里搞电商，专卖咱这儿的有机面粉杂粮，天天对着手机电脑直播，那皮肤可比我这白净多喽！老

伴儿在家带孙子，跳跳广场舞、去去文化站，闲了也拍拍咱这麦田短视频，还不少人爱看哩！孙子更不用说，在城里学校念书，放假回来，嫌晒，都不爱下地喽！哪像咱们当年，光着脊梁在毒日头底下抢收……”他语气里带着感慨，也透着满足。“现在娃娃们不用晒脱皮喽，咱这老把式，动动指头看看屏，地里的活也不耽误，挺好！这日子，安稳！”

岁月如镰，收割了三十载光阴。老家的麦田早已隐入城市扩张的版图。记忆里，那时的麦收是举家乃至全村的盛事，田地里，男女老幼齐上阵。上了年纪的阿爷阿奶或颤巍巍地跟在后面捡拾遗漏的麦穗，或佝偻着腰在地头烧水、做饭；七八岁的男娃女娃也提着小小的篮子，力所能及帮大人递水、送绳，或在打麦场边学着大人的样子，笨拙地挥动小扫把；更小的婴孩，就被放在地头树荫下的毡子上，时而哭闹时而酣睡。那景象，是艰辛与生机的交织，是土地对人最原始、也最沉重的召唤……

返省时，路过村中心的广场，正有村民在排练节目。那铿锵的节奏，朴实的词句，洋溢着由衷的喜悦和对新生活的满足。舞台背景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金灿灿的麦田、轰隆的收割机、整齐的农家小院和村民们的笑脸。这喧闹的舞台，与远处月光下那片寂静的、无边无际的麦田，在夜色中奇妙地呼应着。

两鬓已微霜的我凝望着这沉默无作的巨大绿野，耳畔仿佛还回响着当年麦场上的喧闹与木锨扬起的风声，眼前却交织着舞台上那充满活力光影与唱词。麦色依旧，金黄如初，只是承载这金黄的脊梁与汗水，已悄然换了一种方式与大地对话。那曾磨破孩童膝盖的麦茬，那曾压弯壮汉腰背的麻袋，连同那烈日下咸湿的汗滴，都沉入时光深处，酿成了大地丰饶的底色。

麦色，终究是土地深沉的胎记。它曾印在老父亲古铜色的皱纹里，染在拾荒孩童撕裂的裤脚上，浸透壮年肩头滚烫的盐霜，最终又化入这无垠田野寂静的呼吸与屏幕里安恬的笑靥。它既是阳光赋予成熟谷粒的浅金暖调，是农人肌肤上健康活力的烙印，更是从泥土深处生长出来、穿越艰辛岁月，最终在时代屏光里依然闪耀的希望之光。麦浪翻涌，一代代人俯身其间，以不同的姿态书写着与土地的契约——镰刀挥向的，是艰辛也是坚韧；屏幕点亮的，是变迁更是生生不息。麦粒归仓的闷响，是大地深处最古老而恒久的心跳。当金黄的锋芒刺向天空，那便是人间烟火最深沉的根须，在泥土里默默生长，永恒地闪耀着那温暖、坚韧、充满生机的麦色光芒。

笨鸟的天空

刘继红

“笨”，《新华字典》的解释是：不聪明；不灵巧；粗重费力气的。如是观来，我当全占。

我这样一只笨鸟，扑棱了四十多年，不仅没学会飞翔，还常常在生活的枝头表演“自由落体”。从小到大，呆笨木讷的我除了学习成绩尚可（还有点偏科），基本没啥别的优点，能平平安安走到现在，实在应该感谢身边的人扶持助力。

小升初，需要到十多里地之外的镇中学读书，交通成了难题。别的同学都早早学会了骑自行车，唯我例外。父亲只好每天骑自行车接送我，然后抽出所有空闲时间陪我练习。直到升初二前的那个暑假，我终于能够独立骑行时，父亲整整瘦了几公斤，那是每天挥汗如雨扶着我学骑自行车的原因。

后来到了县城上高中，我的数学试卷常年保持着不及格的“倔强”。当学霸男同桌盯着附加题奋笔疾书时，百无聊赖的我只好摊开本子写日记。三年下来，写了厚厚十多本。毕业时他给我留言：“很想给你讲讲题，奈何你一道不会却从来不问，真把我气得要发疯……”唉，其实人家讲了我大概率也听不懂，不开口，是我最后的体面。

体育课也是我永远的噩梦。所有的测试项目均亮红灯，毕业前又一次补考八百米跑，全班同学站在跑道旁给我加油，有不少人忍不住陪跑，终于坚持跑完，仍然远远超时。老师叹口气：算了，给个及格吧。

谈恋爱时，第一次去男友家，刚顺

利吃完午饭，我就在院子里摔了一跤，男友全家出动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脚踝骨折，不得不拄了好几个月的双拐……这件事，后来成了爱人在我们婚礼上的开场白。

我的笨如果只是“笨”的单一解释也就罢了，可惜远远不止，还包括记性差、丢三落四、路痴……那天，跟爱人一起下楼，刚要上车，忽想起要给住校的儿子送书。出门前我明明把书放在鞋柜上，然后弯腰穿鞋，等站起身时已把这事忘在了脑后。“完了，没给儿子拿书，我去取。”说着我快步走向单元门，一摸包，又完了，没带钥匙。一脸羞惭地折回车旁，尚未开口，爱人拎着钥匙的手已从车窗伸出：“切记，开门后先把两串钥匙都带上，然后拿书、锁门，最后再确认一下门是否锁住，OK？”

现在每到我要出门，但凡家里有其他成员，连最小的女儿也会在身后追问：“身(身份证)手(手机)要(钥匙)钱，都带了吗？”摊上我这只笨鸟，愣生生把全家人逼成了我的人形备忘录。

最近下班前，由于要等爱人来接，我都是最后一个人走，同事们临走前会不约而同地叮嘱我：“记得关灯、拔电源、带钥匙……”

我含笑应答，心里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暖意。我这只总掉羽毛的笨鸟何其幸运，总有关切和包容的人，为我拾起散落的羽毛，再轻轻插回我的翅膀，让我还能跌跌撞撞地继续飞翔。

原来，笨鸟的天空，并非只有跌跌撞撞的狼狈，还有被爱托起的轻盈。

向日葵

刘富宏

总是昂着头祈祷
向往高高在上
除此之外就一直
沉默着，孕育饱满
不事张扬。但
那抹凡·高的黄，还是
浸染了一片生动的田野
让人为美丽忧伤。而它
每天围绕着地球旅行
执着的心中
只有一枚太阳

如果不向往美好

人如一粒尘埃
根本经不住

一阵风的清扫
时间总是站立着
俯视人间
而我们
走在阡陌间
一次又一次地迷路
从乡村到城市
找不到归宿

人的一生都在寻找自我的路上
我们不能让任何一种植物
替我们活着。开花
不一定都能结果
这个世界
我们爱着爱着就找不到了自己

云的乡愁

袁秀兰

云朵趴在远方的山顶
像是冬天没有融化的雪
它的身影千回百转
如我怀揣着的踌躇

河水哗啦啦地流
清澈的浪花向前奔涌
我的兜里装满童年的故事
里面藏着一个彩色的梦

梦里有笑也有泪
那份牵挂总也甩不动
远行的小船停在风中
或许能望见村口的脚印

下雨了，路边的石头上
写满点点滴滴的心思
那是谁晶莹的乡愁
一粒又一粒，连绵起伏

夏日(二首)

林鱼儿

其一
春爱甘霖秋恋云，
漫天白雪是冬魂。
炎炎夏日何为贵，
一缕清风一铍银。

其二
野鸭顾影水中央，
掀起涟漪漾四方。
稳坐河边垂钓客，
光阴更比线丝长。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jyungang @ 126.com

首家世界 500 强企业在同投资纪事及启示

栗培林

2005 年，大同市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突破性成就，首家世界 500 强企业 ABB 公司来同投资，这标志着大同市对外开放工作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ABB 公司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是全球电气与自动化领域的领军企业。业务范围涵盖电力、自动化、机器人、运动控制等四大核心领域，为工业、能源、交通、建筑等行业提供解决方案，其中包括高压直流变压器、机器人、变频器、楼宇自动化系统等。业务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员工超过 10.5 万人，年营业收入 375 亿美元。

ABB 公司嗅到中国高铁飞速发展的巨大商机，意欲进军我国高铁领域投资牵引变压器项目。得悉这一重大信息，大同市委、市政府和市委有关部门配合北车集团及同车公司多次与对方交流、协商，在对方在郑州、沈阳、大同三个投资区域之间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大同市加大攻关力度，承诺创优营商环境，为合资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经过一年多的

反复接洽、磋商，双方终于达成共识投资大同。

工作推进过程中，没想到，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名称预核准中卡了壳，ABB 公司坚持要将其品牌商标及名称“ABB”嵌入合资企业名称中，而我国企业注册一般不允许冠以英文名称。这该怎么办？不嵌入英文名称，ABB 不合作，嵌入又有悖企业注册规定。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时任大同市工商局分管注册的副局长卫兵同志。时任市商务局局长我将情况说明后，卫兵同志敢于担当，当即表示：“为了大同发展，我负责与上级沟通，先予核准，出了问题追究责任我承担。”情况一下子就由“山重水复疑无路”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很快，企业名称核准为“中外合资大同 ABB 牵引变压器有限公司”。

2005 年 12 月 20 日，中外合资大同 ABB 牵引变压器有限公司合同签订仪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北车集团总经理崔殿国、省商务厅常务副厅长王俊辰、ABB（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路义普、大同市副市长冀明德等出席了签字仪式。根据合同，同车公司提供场地车间，ABB 公司投资。双方总投资额为 1500 万美元，于 2006 年 8 月投入运营，年生产牵引变压器 400 台。

ABB 投资大同，给大同市的营商环境增添了优良的信誉，也使名城大同的对外开放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该公司投入运营后生产经营情况良好，为我国高铁的飞速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2024 年，该公司营业收入 5 亿元，实现利润 7800 万元。

ABB 投资大同的招商引资成功实

践，至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其一，精准定位产业方向是基础。大同机械制造业颇有基础，更具实力。经过岁月的洗礼，中车大同电机车有限公司成为省级“链主”企业，大同中车爱碧玺铸造有限公司、大同日立能源牵引变压器有限公司成为省级“链核”企业；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公司（原山西柴油机厂）、中外合资大同 ABB 牵引变压器有限公司、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大同机电装备有限公司中央机厂（原大同矿务局中央机厂）、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原大同齿轮厂）、山西大同变压器有限公司（原大同市变压器厂）、陕汽大同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大同北方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也都闻名遐迩。机械制造业在大同的比较优势有三：一是大同的支柱产业

之一；二是有众多产业工人；三是有一大批技术人才。瞄准这一产业方向，大同对外招商引资的成功概率较大。

其二，锲而不舍攻关是前提。2004 年，市商务局领导在同车公司调研外贸进出口工作时，得悉 ABB 公司意欲进军我国飞速发展的高铁领域，当天就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了这一重大信息，随后市商务局快速成立了工作专班，立即开展了攻关工作，锲而不舍抓住项目不放，使大同在与其他城市的角逐中铆足韧劲，稳操了

胜券。“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招商引资工作同样如此。

其三，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是关键。在 ABB 投资人驻大同注册名称预核准时，审批部门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勇气和胆魄，使 ABB 深受感动，成功入驻。由此，在招商引资中，一定要重视简化审批流程，缩短企业开办时间，注重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解决入驻企业的急、难、愁、盼问题，着力打造优质营商环境的“金名片”，让企业来得放心、干得安心、驻得舒心，心无旁骛谋发展，真正做到“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让“金凤凰”展翅高飞。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